



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卷之三

宋集

儒學門 文類

書二

上曾子固書

張文潛

某嘗以謂君子之文章不浮於其德其剛柔緩急之氣煩簡舒
儉之節出乎其誠不隱其所已至不強其所不知譬之楚人之
必為楚聲秦人之必衣秦服也惟其言不浮乎其心故因其言
而求之則潛德遁志不可隱伏蓋古之人不知言則無以知人
而世之惑者徒知夫言與德二者不可以相通或信其言而疑
其行嗚呼是徒知其一而不知夫君子之文章固出於其德與
夫无其德而有其言者異位也某之初為文最喜讀左氏離騷
之書丘明之文美矣然其行事不見於後不可得而攷屈平之
仁不忍私其身其氣猶其趣高故其言反覆曲折初疑於煩左

顧石鏡中疑其迂然其誠惻怛於其心故其言周密而不默考
乎其終而知其仁也憤懣也憂而自察而非私也傍徨悲嘆
卒无有省之者故培志扶慮以死自顯此屈原之忠也故其文
如明珠美玉明麗而可悅也如秋風夜露凄愴而感惻也如神
仙烟霞高遠而不可挹也推其言以及其事其有不合者乎自
三代以來取喜讀太史公韓退之之文司馬遷奇迈慷慨自其
少時周游天下交結豪傑其孝長於詩論尋繹前世之迹有氣
敢言以蹈於禍故其文章踈蕩明白簡樸而弛騁惟其平生之
志有所繫於中故其餘章末句時有感激而不泯者韓退之之
文如先王之衣冠郊廟之鼎俎至其放逸超卓不可收挽則極
言語之壞巧有不足以過之者嗟呼退之之於唐蓋不愚矣然
其犯人主之權臣臨義而忘難剛毅而信實而其孝又能獨立
於道德凋裂之後纂孔孟之緒餘以自立其說則愈之文章雖
欲不如是蓋不可得也自唐以來更五代之紛紜宋與鉅叛而

討亡及仁宗之朝天下大定兵戈不試休養生息日趨於富盛
之域士大夫之游於其時者談笑俟樂无復向者幽憂不平之
氣天下之文章稍二具起而庐陵歐陽公始為古文近接兩漢
遠追三代而出於孟軻韓愈之間以立一家之言積習而益高
淬濯而益新而後四方學者始聽其舊而唯古之求而歐陽公
於是時實持其權以開引天下之豪傑而世之号能文章者其
出歐陽之門者至十九焉而執事實為之冠其文章講論与之
上下聞之先達以謂公之文其具雖後於歐陽公屹然歐公之
所畏忘其後來而論交者也其自初讀書即知讀執事之文既
長而思之廣求遠訪以尺牘其交嗚呼如公者真極天下之文
者歟

聘饒伯輿書

鶴林

其而州晚季幼讀洙泗聖賢諸書每聞沈潜潜理季用心科季外
之士未嘗不尊慕傾敬兄弟南來徧求之公之書之徒如葉知

道張德元錢子山陳箴之皆得与往來曾問而高峰先生則亡
弟於汝陽又嘗師之請推堂長徵君講學有本末制行有矩度
內明外齊靜專動直於先老彫落之後惟若原憲君子一人而
已其被命出守于此亦欲以平日所得於聖賢者施之教化而
求所以交事師事者頗難其人俗弊教衰殊未易振起輒欲延
屈長者一臨敝州講論經理不獨使國人有所矜式而其朝夕
得以問政問事亦不至宜行為俗吏之扁也恭茲之實不可虛
拘輒遣重幣請禮惠肯命駕不勝幸願春寒尚峭中途更為吾
道自愛自重

荅王子正書

某一自帆影落浙江之南望双劍之雲便竟關遠中間一節以
交患直如停廢書問者半載不但簡吾子正也置中墮室帖詞
豐氣腴見得問事之工益長吾人年歲浸大為事須是痛切嚴
惻緊做工夫如居燒屋之下如坐漏船之中如頭羽絨趙既渡
沉缸破釜持三日狼示士必死无還心然後有得於己若復悠
二憤三不明不了於夢竟闕則將恐日復一日吾本然德性亦
隨而懈矣

荅羅嗣賢書

去秋八月訪尋碧梧翠竹之遊文閣已鏤醉翁矣霜月之夜細
敲茶子空落燈花壞我良朋莫商其願迨理行舟東去又弗克
干一語為標月拍恨然而已府教孝宏而誦文麗以則每見之
詞翰間清腴奇峭殆欲謝朝華之已披落夕秀之未振眎公輩
孝植之稿筆路之荒大有徑庭矣然擇黃鸝啭春牝之音味中庸
尚綱之訓昔之聖賢所以將身立命体受歸全自有可尊可貴
者在而直不以文字語言為事業就文字中言之則又當如清
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而後為至也向來兄弟亦好為文詞粗
識減字換字法今年漸長看來都靠不得日夕戒謹恐權實權
為宵人之婦故每讀一書必擇緊要用工處潛玩体索令帖着

身上來蓋以我觀書則隨悟而有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此理甚昭灼一脩之家庭用之天子之庭不過將此体段充廣去弱賢所謂幼孝壯行之論大畧其謂此邪浙西春水浙東夏旱梓遂与西州山鄉一帶多有流民淮夙益肆橫天時人事如此憂端无窮大游与五福太乙之說更須詳推測之成都教授元有一任回除李官自揮試檢尋見示恐或可饒舌也自它更冀為天下之宝珍必為請

回謝德方書論夜氣

唐秋未垂絢惟橫經高殿德履休勝丙戌之冬奉遠粹宇於錦城夙雪中別後音銷響洛邦克以善訪問生死懷我良朋弟增馳趨茲辱遠惠生帖始知振文鐸於石室冷風間且蒙以所講口義下教備見精進之功但孟子論夜氣一章原是自牛山之木處看來然後見得逐句相對枝二葉二相當一章拍意始為三備牛山之木与人仁義之心先對說箇統日夜之息雨露之

潤便是存養之功斧斤之伐則是於其良心牛羊又從而牧之則是枯亡之矣萌蘗之生与好惡与人相近者相照若彼濯二与夜氣不足以存者相應一字也移動不得今兄之講辭截自日夜之所息處說去則是捨牛山之木而論日夜雨露之生捨仁義之心而論平日晝夜之氣离毋說子豈得為活其間又云夜氣所存者何地亦曰存乎此心又云夜氣清明長存於心即此心操則存矣如兄之說則是以心包氣更无存養之功指操為存别无主宰之妙雖是論氣實是論心等語兄不為无見於伊川晦翁之說而窮理未莹條碎未圓則見猶未為實見知猶未為真知也人稟陰陽五行之正根仁義礼智之良氣与理常相依附氣清則心為清明氣濁則心為之澁濁不以此氣涵養此心之理不得个平日之未与物接少停礙得此氣則心常清明迨夫終日營營隨事擾動物欲為之械繫声利為之禁錮志氣既昏然心亦為之不爽則所謂枯亡者蓋有之矣輾轉反

須到得夜靜精可休息而夜之所由受不足以勝其晝之所亡
則是心也反為氣所動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矣夫氣猶水
也心猶明珠也水常清則珠亦瑩徹水濁則和珠亦昏暗然珠
与水元初皆是清明之物也故孟子又於其未發出句得其養
苟失其養之說若曰外物之來金膠三擾三而本然之心未嘗
不發其特在乎存養者何如尔心不是只停住在此當從活者
謂之曰靜而常有動之機謂之曰內而能為外之應神明所舍
變化不測孔子所謂出入无時莫知其鄉者非直謂良心之放
而亡也凡乃引荒忘五常之說證之則誤矣文公集注中只辨
出入无時作神明不測最為精密或問乃未及更定之書与集
注多不類恐難過信以此見得凡之為孝問金膠其涯而未親
其真也夫自河洛而西秦考亦絕響此孝孤立无助愚暗者固不
足与有明高明者又驚於无涯而不知止文公嫡派下子孫半
已銷落僅有永嘉葉丈知道南康李敬子鄉国周卿度丈与临

江張元德山陽縣人德元諸人在此猶能傳老先生之孝理其
絕絃斷絲而鼓之惜夫德方阻於万山之阻不能播聲於閭所
其聲也其自為此來時警省深懼此心之放有好朋友則
求所以磨切其未莹而為真是之歸工夫終一不密便有漏綻
是則可畏也因德方之書不吝登三有人南來仍望寄声

回濂子韶書論太極

某比承賢主賓際壁見過中塵不清簡於延待弗克久駐車馬
此為悵然耳即百夕序晏溫喜聆經雅隸習德履林暢道喪千
載聖遠言溷濂溪周子河南一程子橫渠張子唱絕孝於衰世
之中相与發禪孟氏以來不傳之秘然其講道也言質素而不
華理平淡而无奇微開其端而不尽發以告人蓋使學者怡然
自得之也至武夷朱晦庵紫岩張南軒則句三而釋字三而辭
精微妙密之縕蓋已袂露无餘矣茲承下問猶以无極太極為
疑致知力行為一豈其於朱張諸書猶未究極其說必欲問而

辯二而知邪入極之理亦妙矣涵動靜生陰陽二氣五行四象
八卦皆於此乎演出方其未生也猶人之懷子二在母中及其
既生也猶人之生子二在母外流行發育之妙化二生二之機
於是乎无窮矣然是理也无声之可求无臭之可接无有方所
形狀之可見是以周子必曰无極而太極蓋明太極乃无形之
理非有形之物也晦翁披剝圖象義理極是章明而南軒釋之
曰莫之為而為文勢亦順說者猶謂无極二字不可搭在太極
上大傳言易有大極而未曾言无吁此不推不見太極且不知
易矣易者无方无体者也而云有大極則无極而太極之理明
矣聖人着易字於太極之上亦何嘗以屋上架屋床上疊床為
嫌哉其如知行之說兄以孝者之病穷格汗漫墮於徒知徒聞
之地而少有所謂真履實踐之功脫使真知驗之躬行卒多悖
矣則兄又誤矣凡躬行之悖矣者皆未曾真知之故也知与行
工夫本互相發始條理終條理如人兩足相先後行不可偏廢

知之明則行之力行之到則知之徹是知常在先而行未嘗不
隨之也兄乃以穷格為汗漫而必欲從力行處下手格物之工
未至而疾行之心已先則將恐於義理有中有不中者矣秦漢
以來豈无志於力行之士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猶垣索塗
莫適所依卒背於中庸不能与入堯舜之道是始真行而已矣
行之惟艱之言蓋不謂此高宗旧季於甘盤則發高宗之知者
甘盤也傳說之告不過欲高宗行其所知而已矣看經須是互
換出入首尾融貫當自脫然有警悟處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
謹思之明辯之篤行之學問思辯居其四而行其一其仍欲子
韶從致知處下手已知者則力行以終之未知者學問思辯以
求之如此則誰得而禦之哉對客之暇隨筆疏去未免掛一漏
万有疑不妨再指教

答呂道夫書 論解尚書

其間者不遺枉賜書教詞豐誼渥愛踰骨肉以其之懷毅夫知

毅夫之亦拳二於某也進退出處大略相同更不欲深為毅夫道似開論語衍究久已板行頃蒙教序引極為平正有朋友自四方來者略率數條却未詳其義想深居窮理必有精到曷不綴一編以開警未悟耶某攷訂書傳六年于茲矣前乎望邦定之聖人而不可見後乎願書傳之孝者而未有得兀二於殘浦朽竹間而欲窺姚姒殷周二公仲尼之蘊亦已難矣蓋書取難看又難全解缺文當攷疑義當攷分章斷句當攷全文與古文當攷小序與大序當攷帝王之辭與史氏之辭當攷注疏有直見理者有極害義者諸家有造平易者有傷大巧者當攷其如天文地理歲月日時又不可不細攷也林少穎解只到洛誥而終呂伯恭只自洛誥而始朱文公解大有禮書二篇周書二篇今人解書盈箱滿筒此某之所以深懼也所以歷年滋久而葉未脫用心益勞而功弗就安得一簡而釋此千古之疑哉歲月易乘佳朋難得石酒伴書相聞姑見遠意餘所以斯文珍處

谷江尚中書論伊川周易傳

某自中川罷守復回谷溪翳然於林水之間粗安其拙虫白道而冥窮不問也嘗訪問朋友生死中間得和中言真死矣或有謂東坡亦上仙者訪亦疑之何天之不慈庇吾道耶收近書問使者以故則知聖婦子隱於身門我與出相隔所以人謬傳耳南窗讀易想日有新知但六經惟易為最難伊川平生所得只在易傳嘗曰吾四十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六十以前細繹六十以後著書其傳之成也猶不敢輕示門人且云只說得七分今台論便謂自有此易未有此解何其言之易也且勿言卦象爻辭先說易一字老先生只言交易蓋謂陰陽相環日月相射晝夜相承死生相摻其大綱領不出乎此或者感神靈覆靈或或以玄測或以履傳或以本氣餘氣言或以純體破體論或以飛騰流遁看若見理到亦只是交易之易不然則流為醜博之孝也尚中以為何如近毅夫看論語曾寄序引來煞好惟命

名曰衍究却又似好奇吾人只是講孝義書不妨細商量獨獲
其年之老也倦焉日有孜孜斃而後已天啓谷來教鄉僭及此亡
弟續志一本就納過目必為惻然春和望擇小艇訪我於花
外當同作在山洞霄之游餘異以斯文斯道珍秘

與劉共父樞密

張南軒

其幸安湖漢不敢廢學無足墜記念自推不敏竊守樸學顧世
衰道微邪說並作肯信此者少獨樞密發慨然之志而下取及
一得之愚久而益眷焉母念無以裨補萬分退用愧悚來教自
以為報主之心有加無已而向者之為有所未慊于中方將師
然用力於古道區區二闢之喜且不寐嗟乎靖康之變巨古所無
腥膻四十餘年矣三綱不明九法盡廢今為何時耶士大夫宴
安江沅而括莫知其為天變也此無他由不講學之故耳今樞
密以天子大臣而志乎此道則其之喜為如何雖學之難明也
久矣毫釐之差而千里之謬其用極天地而其端不遠乎視聽

食息之間識其端則大辨可求明其辨則大用可充願公勉之

答朱元晦

前人

近世議論真所謂謀其身則以枉尋直尺為可以濟事謀人國
則以忘親苟免為合於時變世間號為賢者政墮在此中况其
他哉此方風熾正道湮微察士獸食人其可懼也吾曹但當相與
講明至學明於下庶幾有正人心承三聖事業耳

與陳同父

東萊

某倚廬待盡無足言者論事錄前此固未知來意但某切謂若
實有意為學者自應本末並舉若有休而無用則所謂躰者必
參差函奔無疑也特地拈出却似有不足則夸之病如歐陽永
叔喜談政事之比委曲之教極見誠意自此謹當奉教白來亦
非有所回互但與出酬酢之文雖與故舊書有時筆下多愧耳

與學者

前人

某官所粗安講學雖不教自書聖教言淵奧世故崢嶸全覺工

夫無窮盡耳切管思時事所以艱難風俗所以澆薄惟其病源皆由講學不明之故若使講學者多其達也自上而下為勢固易雖不幸皆窮然善類既多氣鬱必大亦可薰蒸上騰而有轉移之理矣云

答呂伯恭

晦庵

竊承進學之意甚篤深所望於左右至於見屬過勤則非區二涉陋所畏然不敢不竭所聞以塞厚意其舊讀程子之言有年矣而不得其要因講究中庸首章之旨乃知所謂涵養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兩言雖約其實入德之門無踰於此方切洗心以事斯語而未有得也不敢自外輒以為獻以左右之明學而行之不為異端荒唐浮誕之談所遷惑不為世俗卑近苟簡之論所拘牽加以歲月久而不舍切意其將高明光大不可量矣承喻所疑為賜甚厚然其大既聚則有可以一言卒者其病在乎專知道躰之渾然無所不具而不知渾然無所不具之中精

雖本末實主內外蓋有不可以毫髮差者是以其言常喜合而惡離却不知雖文理密察縷析毫分而初不害乎其本躰之渾然也往年見汪文舉張子韶語明道至誠無內外之句以為至誠二字有病不若只下箇中字大抵近世一種似是而非之說皆是此箇意見惟恐說得不曉突直是謾人自護謾人自誤士大夫無意於學則恬不知覺有志於學則必入於此二某之所以深憂永嘆不量輕弱而極力以排之雖以得罪於當世而不敢辭也注中改字兩說皆有之蓋其初正是失於契勘凡例後來却因汪丈之說更欲立言以破其惑耳然謂之因激增怒則不可且如孟子平時論楊墨亦平二耳及公都子一為好辨之問則遂極言之以至於禽獸蓋彼之感既愈深則此之辨當愈力其禽獸低昂自有準則蓋亦不期然而然禽獸之云乃其分也非因激而增之也來教又謂吾道無對不當與世俗較勝負此說美則美矣而非正學所安也夫道固無對者也然其

其中却着不得他異端邪說直須一一剔撥出後方曉然見得
精明純粹底無對之道若起泥合水便只着無對包着竊恐此
無對中却多藏得病痛也孟子言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
著而大易於君子小人之際其較量勝負尤為詳密豈其未知
無對之道邪蓋無對之中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陽消則陰
長君子進則小人退循環無窮而初不害其為無對也况某前
說已自云非欲較兩家已往之勝負乃欲警學者今日趨向之
邪正此意尤分明也云云

寄周子充尚書

南軒

垂諭或謂人患不知道知則無不能行此語誠未定知有精粗
行有淺深然知常在先固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矣未有不知而
能行者也語所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是知而不能行也所謂
知之者不亦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是不知則無由能行
而樂也且以孝於親一事論之自其粗者知有冬溫夏清昏定

晨省則當行溫清定省行之而又知其有進於此者則又從而
行之知之進則行愈有所施行之力則知愈有所進以至於聖
人人倫之至其等級固遠其曲折固多然亦必由是而循之可
至焉耳蓋致知力行此兩者工夫互相發也尋常與朋友講論
愚意欲其勉所知者而行之行而思之庶幾所涉之實而思慮
之開明不然貪高慕遠莫能自之果何為哉然有所謂知之至
者則其行自不能已然須致知力行工夫至到而後及此如顏
子足也彼所謂欲罷不能者知之至而自不能已也若學者以
想像臆度或一知半解為知道而曰知之則無不能行是妄而
已曾哲詠歸之語亦可謂見道躰矣而孟子猶以其行不掩為
狂而況下此者哉云云

答薛士龍寺正

南軒

論及學校之事此為政之所當先也湖學安定先生經始當時
作成人才亦可謂盛矣聞欲招陳君季來季中此固善但欲因

時文而誘之讀書則必未止今日一種士子將先竟言語耳票
口誦用為進取之資轉趨於薄此極害事若曰於作文之外明
義利之分教導涵養使漸知趨向則善也

與陳同父

東萊

人至取示字欣審秋晚氣清尊候乃福其官次粗遣而沈迷書
冊中他無所預粗可裁拙但冗食極不遑安耳垂諭備悉雅意
再三玩繹辭氣樂和殊少感慨悲壯之意極以為喜駭山室海
未足為勇推收歛不可歛之氣伏槽安流乃真有力者也人回
匆二作此他祈厚為道義護愛

與刑邦用

前人

某自春末為建寧之行與朱元晦相聚四十餘日後同出至職
湖一陸及子澄諸兄皆集甚有講論之益自此却無出入可閉
戶讀書也前書所論甚多近已嘗為子靜評言之講貫細繹乃
百代為孝通法孝者緣此支離泛濫自是人病非是法病見此
而欲盡廢之正是因噎廢食然學者苟徒能言其非而未幾反
已就實愆二汨二無所底止是又適所以堅彼之自信已尊兄
試深思之以為如何

又

承上接下最是親切工夫呂与叔所謂嚴而不離寬而有閑此
兩語殊有味大抵闡範一書須當置几案時二觀省所補不小
也持卷之久則氣漸和氣和則溫裕婉順望之者意消怨解而
無招弟取怒之患矣体察之久則理漸明理明則訓導詳款聽
之者心喻慮移而無起爭見却之患矣更須參觀物理深察人
情体之以身揆之以時則無偏弊之失矣

與陳元甫論講學

他日讀書東山執事是所注目者石上癡跌不得數從際抵掌
為恨今昔事異矣神祖聖伏斯道絕空四方一槩盡失故常真
三千餘年上宇下宙之羞每惘然已不覺淚落熱事得於天者

變異而又有以行其心非如一介之賤心欲至之而力不及此
非偶然虛左却行之心即為隆夷秉彝之助長吟短詠之句即
係流風遺俗之在近時所記閭巷大家今過而化求蔣氏之感
何限幸逸此外又皆袂去衣冠以為貴人若不能知其所以為
惟世運之會見人才亦惟世運之會階人才有以自見而不肯
自陷者真人才也此執事之盛心而亦予之心其回首十年今
若此天地之運陰陽之數甘受如飴非我輩人不敢愬也縱或
愬之亦豈有哀其心而教之者乎杜牧之言盧濬沛燕人生年二
十不知古有所謂周公孔子者一日有聞於黃建即走馬來
汝洛間就學才十年舉秀才稱通儒庾子山至北方或問所見
曰惟韓山一片石餘即駟鳴狗吠耳謂温子昇韓山寺碑也由
盧推之則何人無憤排由温推之則何地無文章晨衣凍然文
獻之邦禮樂之國此事遂廢若笑人寂將不理於其口吾以
吾心識執事之心而執事又所謂得於天而迥別者領吾說否

何時小艇如拜雲陽隱君者乎尚多有言即日伏楮神往形留

回李元遂論講學

崔復心

其自作別後南風不競吾人倏化為異物此時已誓忘死幸不
死者實藉直此但未知造物留此身為何與龍虎邪抑為飢寒
困窮邪光岳之鍾人才誰矣願推之鬱之俾姚安非笑於寬閑
殊亦不自曉有來現帖清念安羅承平時者待秀才禮數也今
天下何用我輩特是以殷勤於威文蕭曹之家呼吸倍徒其獲
君無乃誤抑帖道款疑惑久之盛价堅道始離拜受什襲誇於
稠人亦因自喜我輩未盡為交游所棄也足下深居廣廈玲瓏
八窓出而武夫前呵迎合旨意入而雅敬設壺長上不以家事
累方寸而又山林朝市不驚不寂是至潔也臣謂書冊亦未
可廢且未說科場文字口今義理澆灌於方寸自對人前迥別
更是綱常倫紀抱中節今年某人相處天資儘高試相與言
方知其愛助之至若非元遂惠書則蕭囊俟斧而已既君温存

為朋友第一番善善拳一及之其勿謂汲長孺復慧也其少年
被守門樓壞了歲月且又出道如此曾不如鳳凰麒麟卓然為
名鳥獸每一思念瓜刺肉數寸山林非吾性且無頓放處後甫
見渝關了儀門便是伯夷叔齊此亦有理其遂後此作不材之
樗僅延年耳元遂勉之哉無限欲言臨楮拍案姑復將命之辱

回立雪論講

礪谷

赤燁垂末涼在紅蓮招月東海穿雲盡山冷孤寒玉清微一出
台候動履多福其每讀草堂經行句知其味而不知其所以味
由二三月以來身履之古成益出其妙至此立雪溪山草木一
一無恙殆未必信草堂此味也前某姪歸自竹下知愛子琴精
鳳山甫欲候伺琴裾奕然衝清池過之欣幸何極孟光妙齡秀
出意趣謙融不可多得令人發吾兒豚犬之嘆政擬聽教乃知
歸侍意濃日夕再至未晚邵子以寅為開物戌閉物今止小小
開閉之時去戌甚遠會有天地變化草木黃氣象其年益老偃

偃於世持曰頭將安歸六月無故遭一訟二甫畢又一奇訟皆
累於延福人郭公鄉固應亦邪發一聚紙短意長仰干內在

与葛山論詩

礪谷

白堊受代江湖西來恭推讀書懷古山雲相之文候清勝其裊
荷惠書足何記存尔後无由附字推有向注今日又得教書欣
尉如對書中近况甚詳足見介然自守俗不能移但山谷詩云
俗裏光塵合曾中涇渭分劑量似乎較是伯夷叔齊標千古
然想是扣馬之後作此决裂事平日与他人交際未必尽然若
事二尽然則其餓死久矣未必到首陽時節也寄詩何推許太
過不敢當兩篇次聰皆有悠然之味而精神不緊自序俟用得
詩未敢以為尽然西麓則煅鍊太過光文則又微失之不及此
其所以宋唐也屏并江西乃年来江西不得時故為人所輕姍
但就陳黃中取數篇入吾意者讀之便知古人有不可及李文
山云元和以後無詩其近報之云代二有詩人人有詩固无詩

則无疎人无詩則无性情固有良衰故詩有大小人有智愚故詩有工拙急筆至此不暇詮次餘我珍護

与危巖塘論詩

礪谷

江空歲晚春在海稍其立其水清風淑雲切惟履候多福某切伏窮山聞先生舊矣意其清名載世若懸潭半空絕礪万壑自非飛仙不捕影豈意不自无似亦獲俎豆於起予之列瑰碎珠語數千自言句為之端確字為之敲推所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某之驚怯安敢以詩鳴獨以少而好賦不免五言八韻之作遂因胥為詩其意以為作詩如挽強弩過於機母不及於機過則俯而就之也易不及則正而至之也難故用意必深而欲自深而造平淡下語欲健欲自健而造渾成此其本意也然天分有限力搜不前求深而得晦求健而得不馴微夫子之發吾蒙也不知詩道之坦夷也外證已解中尚強玉女于成不能不於先生是望

谷君虛寮論詩

立雪

伏承賜書論及詩之家數再四細繹遊觀台意似以承礪谷之乏路之使論可不此意厚甚願某何以得此抑適有自云予乃安敢比東坡有如玉盤金叵羅直相千方不帝迥然礪谷詩初年只是李黃二詩當鋪席盛行由今論之政如禪之達磨後村論其佳處与古玉盤樂府新詠合古律雄健李少陵險怪病在大着意礪谷之病亦或坐此晚歲却似條暢某得之江湖諸公議論如此前輩固是不可不尊慕然讀書隻眼却又不宜專於眩名自古及今郊寒岳瘦一家數必有一家病即偏使全使險峭不艱深輕清不浮靡醞藉不沉滯快健者不至於不馴雅如執事所云此又朋友責也二山詩比礪谷又低一着專主於對此法始於後村後村四靈其李晚唐中年後村參以放翁遂獨宏放自成一家如擬披紉髮騎鯨去只寄鄉書与劍回看放翁集中真无缝罅此又不專主對而工者要之詩之本已只

主只舞渡江以後簡齋放翁大家數也蒙問不敢不告某何所知
識少於侍侯名人韵士在來切聞一二已而諸公貴人例以
能詩相目今老矣政自不足道輒誦所聞如此豈馬飛來寒家
蕭索更添四益補足秋風紙劣不如先施能勿罪否

謝曾景建惠金陵百詠

韻谷

薰風被物草木扶疎蕙帳葑房獨抱古心某昨歲奉書茲月得
報又辱清和以寵光之嵯峨如九疑之雲映徹死瀟湘之波瀾
然休然不知其為渺隔千里而半面未嘗見也金陵百詠拜賜
拜教忝首離二麥秀苑二甲古宮於荒畦抚頰城於野草僕悲
馬懷之嘆至百詠極矣鼎二百年身逝影滅雖富貴優極者亦
論入塵埃真三中推賢人君子遺蹟騷人墨客之賦詠跡愈陳
而愈新愁益久而益死結也今景建未老距南渡尚未遠而讀
之者已凄然若无所容不知千載後抚此卷者當如何邪又不
知景建是何肺腑能辨此等惱人言語於千載之上邪二絕題

卷末万二不能發揚亦表声氣之同耳

与陳古迂論文

心齋

丁丑嘗寄一書浮沈未卜已如得吟卷捧讀孤桐朗玉自有天
津南岳一集出力更倍瑤翻碧凝兎眼傾耳應接不暇林虛齋
起敬刘後村謂時從數千里外有能道其名誦其詩者語以為
今人輒不信即南岳藁也豈高人勝士祝融果陰助其筆邪聞
嘗与一二同志抵掌嗚呼悲歌竟日光景如幻進念發憤人所
過箇里言語半止已忘吾上不愧不怍皇計其他則相与頤而
嘻曰盛衰反覆之極如此如公輩默識玄造肆意文章是首関
係夙化網維人心非特弄筆於斷簡墜編之餘費吟於殘烟衰
草之外不過皆消二者噫嗟呻吟而已古人懷友夢且往尋冰
泉瀘水相去才三百餘里丙子後負破篋賈冷貨又已近百里
竟阻於膠兒必以為是自弃矣某事且知兄實悠揚名声其間
雖不能來中心賦之兄肯徒為是佔畢使已僕哉此蓋篤念

降衷不使此事墜絕以為造物羞耳秋日後墜萬事小暇超悟
處少多臨楮企慕

与刘聖功辨跪礼

西山

髮未燥讀祖父書豈不知跪為古礼哉惜今之士大夫翰牘前
手此字者不於數年之前而於一日得非習俗移人者不免
抑以古之跪而文今之跪故是又悲其用心也昔君实效礼製
深衣謂堯夫曰先生可衣此乎堯夫曰某為今人但當服今時
之衣當時堯夫此語似不痛於君实矣未聞君实攬記礼貽受
書勃然与堯夫下某与兄生長東南皆今之人也不揣饒舌正
以堯夫望君实者望足下不謂置三千百言若水之无声夙盥
之鳴者良可捧腹噫出道一交流夙餘能辨禮者頗瞻周道
中心坦兮此生此膝豈不能如瓶之就乳矣矧自用鄉法吾亦
任吾情敢必他人之如我哉楮日漸長理夙益清尚當一晤我
拜君跪各行其志

与李子西書

楊東山

陽月西寒共推腹道茹古天由億萬年侍旁安穩表依霧潤敬
拜手致素書以謝先辱掛一漏万不勝主臣某屬蒙駕山陰之
舟隨瀾橋之野得二過我於寒山窮谷中酸雪彌以為醴折冰
枝以為薪卜夜數語不肺成味相對如夢一別如雨言之惘然
忽蒙千里惠書便奔夙誼突兀詞章綢繆恍如二年前坐對
清越之音響也何喜如焉其季未有成无以喻人偶持不肖之
身浪戰豪英之後固敗是求有司蓋在我我姑云其業无務于
時橫渠先生謂范之巽曰吾輩不及古人其病源何在細味此
語可不勗哉此其所以說二吾躬也吾兄以為如何二時并見
吐此辭二下筆意緒愴然

回邵老書論文

辱教審待奉熙慶為尉兩氣差涼頗得近文字但苦為俗事所
奪耳寄寂齋賦語同秀氣鬱然大為佳作歛歛欽欽然伏賦頌

要以宋玉賈誼相如子雲為師略依效其步驟乃有古風老社
詠吳生孫云辱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蓋古人於能事不獨求
跨時輩須要於前輩中擅場尔

回直方書論文

比辱車馬其惠欲往下謁因得款語尚以秋暑未文新病起畏
衝冒耳承惠教審待奉安勝為尉二文皆佳作今少年書生未
見能此者甚矣伏也然有一事若欲作楚詞追配古人直須熟
讀楚詞觀古文用意曲折處講字之然後下筆譬如巧文文秀
妙一出若欲作錦必得錦機乃能成錦尔皆晚眼淮奉啟率

回潘兄書

某麋鹿之野不返吾友方快驟山林自与世絕書疏非所堪也
執事者作小楷具伴幅若施於所敬則有善而避耳謹以上之
典史氏而告之曰其祈下之鄙細人不得与於斯文也少時不
解事率意妄作今老矣每為之縮頸咋舌而嗟臍執事出所有

使品題之其奚借之敢然恐執事之不予諒也掛名其間珠玉
在前竟我形穢元任主臣

回吳丈書

某惟久枯得雨繼有秋声共推冲想自顧天相林藪在兩別山
寺於今幾年老成典刑栩栩入夢意洲上之竹玉立想先志而
驚朋鷗侶相与往來於沙烟溪月之間甚適也何物小子過墜
音書乃知老仙超世不乏季子矣甚盛盛長伏記文當屬大手筆
某何以堪之又念辱交賢父子間而先交和仲甥之自出也
願徐之母迫苦羣小休敢不作數行字附仲亨求教未間尊生
自愛以引以恬

回陳司直書

某之於執事交疎而心親勢賤而道合与世之詔二相逐者有
間矣去之不能二百里而江山愁予塵埃迷入甚恨交一臂而
失也人間之世事變万端英二白塵忽已蒼狗要是二不病虎送

一笑而弄精竟者願自謂奇特亦可嘆已刘忠烈表云如此類書教諸藝老筆之後且所謂珠玉在側竟我形穢也會且歸矣臨紙惘然

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卷之三

辛集

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卷之四

辛集

文類

學官執事

學官執事

吉州路學札請講書啓

趙青山

靈簡動披敢守專門之學泉比勇撤願聞班出之言與金石之一唯肅佩矜而三讀切謂李問者聚辨之具朋友者講習之資自孝者各以師說行而道術遂為天下裂甲可乙不此是彼非懷推忍見破之心為罕不可入之計不思夷之墨者猶見孟子而有求子夏明人私問顧孫而何善惟交游為最準惟義理為至公幸然同味相逢詎可競面踈過恭惟其人鄉國善士山澤雁罷仍羽人於丹丘偶過雪泥之瓜對聖賢於黃老尚勤夜雨之燈偉哉大白之同年先我伯符之一月既志同而道合宜聲應而三求其願與諸生登閣大義游神中德講揚子之玄經温

故知新曉趙岐之皓首

請元學堂啟

黎所寄

端居望室大陳子客之恭教出文其憂忝亦寅賓之召因味言之
鄭重知處世之周旋固難一命而三循璫李何十事而九為律
四支偏廢既拜稽之有妨六藝多荒縱發揮之無益靖念鄉邦
之廣尚多爾德之黃昔我清江偶誤石電之轉此時激澗誰矜
乘鷁之飛雖塵揚子之升堂敢效晉人之返錦吉凶生動進退
隨時泗水源長何幸泗濱之有作渝川人老願言渝命以為安
感德維深報言不次

謝請元校正啟

梅城

少而賦蓋嘗梯人於青雲方里之間壯當封侯豈願棲身於
黃髮婦養之地偶謂明有司之選獲在縣宰職之班因觀雅陽
有感矣福祿致主負之勳與存幾何略規取事之人則過半矣
况校元校書之義而正以正學而言自非孫明復其人恐負此

希文之意不圖奇遇亦占冗負伏念其治世遺棄士林長於十
年以前之志直期跨玄圃而登崑崙益二季既廢之餘唯願駕大
武而聯蒼蒼載月浪仙之台閉門著明允之書謂可藉手以
見古人何用仰面以干當世萬聞月終不能自制其技洋之私
謗多時正不歟吾姓名之著豈意鳴先於諸子直將聞幸於
上司欲蓋而彰殊非所望范惟自托張有已吳逃汝舊之執
中之遇畫之乃亦與紀綱之取靖言僥倖曾置有餘為茲蓋伏遇
某官得二百篇之家傳及八九分之地位前乎場屋優乎進士
之科今此皆虛半是諸君矣之客行矣振曹侍中之相業暫為主
設大學之書聲遂步崎窮亦叨教育其敢不恪共乃賦益進駭
脩黜莫校亥豕之訛當一正金根之謫以今日而入湖幸幸得
陪東南諸生之游倘異時之召泰山決不忘一月二十之俸

謝請元掌膳啟

慶君幸

選居第一經才切愧於孫安俸仰二千李職濫膺於明復重踰

望外喜溢情注仰惟皇朝肇興文治設學校以為教育作成之
地嚴程試以示去取升黜之公博收衆論之公嗚俾作諸生之
領袖矧武夷之勝境乃閩越之上流秀氣所歸英材輩出自少
文之人得以具位故養士之廩耗於素餐廢所由不勝其弊
或請托於權門而以勢劫取或締交於胥輩而以利自媮或鼓
詩詞於頌古之間或假儒服以衣冠之末或父子因緣而監進
或弟兄死轉以苟容私弊一開公論安在幸主盟之有托復刻
刷以更新宜得真材當為遴選如其有志於學无他所長自家
聲浸遠於紫荷從彙之策而大父終老於空齋暮賓之末情青
旣之未後况黃卷以思忠中雕壯童子之左麟獲寃聖人之訓
雖鄉幸里西雲未膺為黜然月書季必預先隼須承貧令尹下
車之初首席聖天子右才之意補嚴春試藝聖實材不圖藻鑑
之謬塵復亞片宮之首選仰蒙特見不食則言載加礼意之勤
渠俾列騰羞之暇等宜使養居篋下甘為取媚之容將期志見

里中行展均調之手靜循所自夫豈偶私茲蓋伏遇八官宗主
斯文權衡吾道義身立朝未快祖烈登車臨道有父風小屈
男拜首崇文教去私情之蔽示至公之道革故陋之習加作新
之功致此疎庸亦蒙甄錄公敢不益聖素志愈勵比圖知我春
秋罪我春秋豈浮言之足數特以區區士報以區區士知厚德之
請先生啓
劉玉淵

受業解感師貴在於得人誦詩讀書孝非徒於為己故孟氏子
有樂得英才之教而韓文公言不必弟子之如從古皆然豈今
不爾其惟公人文章正印詩礼名家趨而過庭咸曰雪窗之有
子少而好賦未多愛教之為工行者長步於青雲顧乃談經於
絳帳自推孫稚稚政欠師嚴玩歲有一暴十寒之憂計功无十紙
一箱之積幸聞橫道之賢方為待聘之珍茲承伯氏鼎呂之殷
勤敢屈先生琴劍之崇重以仁与義願聞相与之言訂頑廢愚
全賴作成之賜

谷請先生啓

世无孔子孝者何所依歸道之孟軻國人將安矜式時傷去古
人自為師徒抗韓愈之類莫謂仲舒之固安獨高於蚌并誠有
掘於鱸堂矧章臺風物之繁豈閩邦側陋之地至於主善先
擇人公愚魯性天充无孝地雖識鉉基之悟髮形以蓋之疑徒
然患在之好為豈曰知新之可以不期過聽特有寵招輒驚靈
席之求烏應撞鐘之問况魚書之未至柰鴟炙之已先亦已少
安勢難輕動丹城見及謂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青衿愕然曰
長者絕子非子絕長者願欣慚之兩集濶進退之元難備有微
忱別陳他幅

又

孟氏師於子思自古慕軻親之教伊川孝於茂叔至今推程父
之賢自斷絳帳之非才有負青衿之來幸既承與策敢不稟承
幸詣披霧之私濶辱桑榆之貺光踰昭乘禮重兼金共惟其人

四海之流三衢畢胃襟襟快弘而容眾於茲矣快以可人少藉
屐涉於蓬山暫尔栖真於梅德二龍何幸得聽摘伏之弓乃舟
借來以青過庭之詩禮謂廬陵乃文獻之地求師法於匠氏之
門蓋以友而輔仁胡於聲而借聽公孝仙既无骨上論雙佛則少
官場學從應科詔以來亦曰有時又而已自解試以至監試陶
成弟子之二三全已田而芸人田滿積倉箱之千方範模有託
研席定交母文法拘索我於形骸之外惟教孝半賜之以針砭
之規

先生辭館

陳國寶

技守雕虫声振螺川之地生同涸鮒良應驚湘之波慕蘭相如
不亦久乎非魏无知何以至此共惟公人襟懷冰雪志皇江湖
蒼素請於月評亦久聞於風韻庫充廩實既富庶何加焉七膳
茵溫曰泮魚尔游矣輕利勢如土直重道義如立山秋水精神
賄喜徐邈有徐麟之貴城南灯火請誦韓公訓韓符之詩行當

酌素志於槐庭抑且繼遺風於蓬幕切念人性資不類孝識充
長雖耻為較下勤恭未變零中豹借曰味道足以悅我心悅我
口然未注教何以利吾家利吾身忽應薦剡於南陽遂上仙臺
之東閣一自業傳於桂子逆知孝甚於藍青大抵速肖之効要
在得人毋謂東脩以上未嘗先誨有不待十年而成賦但不可
一日而无師兄能推五十以孝易之心子豈有三登而舍王之
意韞玉而求善價幸遇知音鑿金不如遺經更祈重道

托夢王辭館

聞柳下惠風久遂扣門之願使漆雕開仕特蒙推轂之恩雖冰
清玉潤言固易投而木屑竹萌心憂未祿蓋可止則止可仕則仕
仲尼必謹於行或而素富而富素貧而貧孔及推官於進退欲
伸悃摺先育誠膝共惟其人清白家風衣冠世族手酌風清於
冰雪襟懷素蘊於瓊瑰善負引能不斬一卒丰一技足之力折
節下土何辭三吐哺三握髮之勞彬彬然君子之質君子之文

藉之乎匡人曰賢匡人曰可知其者才非世風技守雕漆續書
素勤於着鞭邁敵遂為之折矢家貧親老每圖醫病飲水而及其
權命垂時疎未免負茲擔簦以求所售自願拙工之繩墨必承
君力之吹噓然尚虞荆山璞玉之羞莫稱泰山北斗之望擬能
已周於一載萍踪合定於來春未知東壁之去留惟持南陽之
消息易通則變其敵明出谷迂喬之思王如用子却當誦解帶
食倉之句

啓 題助餽贖

修造 吉水縣李繪禮敷

劉頌溪

六經方冊如日月之明四時之行方代官宦皆有宗朝之美百官
之富匪為觀美示有等威豈聖人為百世師而君子以天下儉
爾於夫子肖矣曷其報罔極之恩母使後人加之而有无能為
之笑

重修武夷書院

浪齋

宇宙間三十六名山地未有如武夷之勝孔孟後千五百餘載道未有如文公之尊蒼崖碧澗山水依然赤字綠文圖書是在是倡明斯道實始此山四書衍洙泗之傳綱目接春秋之筆當令寰海數州之內何人不讀其書豈是空山一畝之宮其徒不為之乎幾載雨凌風震一朝地闢天開茲蓋伏遇府判梅庵先生以蜀西之珍負道南之望昭布明時之德化厚培昌運之人才倘斯文其在茲乎捨此此又何適矣爰謀爰始以經以營既為吾道中人皆非已公外事尚弘乃力用相于成小孝成始大孝成終肯但作房杜諸人之事業千載在前乃載在後尚永懷乾淳一老之典刑

修葺書院

須溪

鷲洲初建共傳洛李之將因龍漢一消又惟孔堂之欲壞樹苦心而宏蠶在墜地而為鷲倘一木不支則四維俱廢浮屠之宮老氏之宅无不可為於謠之子洛誦之孫柰何不力此文獻第

一為冠冕中只梁木其壞其頽何至發兩楹之憂山廟之美之如尚復還數仞之規

為懷

為懷隨隱作其父截一祠堂

乃翁藏老在琴棋詩酒之間是子相攸為歲時伏臘之計雖有少寡實無幾求但酌流溪之十笈亦為平地之一簞偶然題作木居士是在諸君可以配食水仙王即成故事

能仁寺建清涼軒立山谷像

寺有清涼軒山谷留題是為詩人祖往年去寺門外立詩人堂又以詩人堂為會拜所前无拗老坤欲清涼處作詩堂像山谷補殘發實宜起吟興又宜詩友衆人必遂成之无遜金華仙伯今如百世上人茅屋已公但有當時一句更无頓颺誰記曾來更以耆英會而皆詩人云焉知山谷字之為元祐脚乃於招提境而作清涼軒使來者徙倚而沉吟亦足然交契於真漠江西非無半仙老似是別宗詩門若遇駱賓王尚能同詠

經籍

隆丹路李頌書景籍

新溪

聖人經綸天下不越詩書具其文君子教育英才蓋為宇宙
千載之計自家塾黨序國章之制不知古惟經義治事邊
防水利之制得其宜凡異時棟梁揆揆之資皆前日灯火簡編
之士蓋材者德者私淑文者落之如霜木晨星彼挑子闡芳在
城闕芳駿之為潢汙行潦今 六龍御極一札成文取德行道
藝而廣其之則山林岩穴自此升矣伊欲侈大絲綸之寵當為
作新規矩之圖願分善和五千卷之藏以滿園橋億萬人之選
公卿適子衆子皆得覽觀春秋大書特書必毋斯惜

福田

題考亭書院祀田

熊去非

我聞夫子之道日月照四時行厥有典章之是宗廟美百官富
作述凡經幾代表章皆出公家式修寢室以妥靈或錫土田而
致享亦爾士有教養焉游之地故此邑稱絃歌禮義之邦瞻今
考亭視昔闕里千秋乃古世守竹林一畝之祠四海九州人知

考亭四書之孝與緣郡政獲拜公祠靖惟直補之微苟完猶慙
茲觀規隨之計式郭用休恭惟 昭代之崇文首重先賢之褒
與第在下位歷年徵際幸而無日何以為春秋來祀之即教而
不養何以為晨夕蒸盞之供祀典實風化之有聞人才豈世道
之無補若如此其久而世如此其未久享有所不講則道有所
不得乎吾力負山斯文如絲幸是邦有足徵者而尔祖其享
之凡為人賢子孫与吾世大夫士實皆有責豈得無情与其微
異端一日之福田孰若綿吾道百世之利澤畫田并以與孝校
且共為橫渠一鄉之業豐厚簡以延師儒當有建明道十事之
議欲觀周道請自魯祀

贈

贈滕玉霄入燕京

須溪

有一男子長歌楚澤之中乘万里自致燕臺之上蹇十年不
調逾三月聚粮何堪口誦佳句喧而万言不一杯首阮籍駕車
窮途哭而返豈達者哉王郎技劍斫地歌莫長有知我者方今

官無買價賢有聘書行而適東馬嚴徐之間亦不在秦黃龜張之下賢將軍舊已看高路之自升爰文人鳥更在諸賢之樂

贈王國鈞歸燕

須溪

馬周獨酌一斗入升誰識翹材之貴孟子不受兼金百鎰若為旅瑣之供爰之能勿勞乎兆也足以行矣際慄兮登山臨水胡得无情富貴者受人以財請以為贈

贈士人入京干養親

同前

三金及親人生之至願五十當貴出俗之美談聊行黃塵烏帽之間期遂麻簪繡簪之樂時哉不可失津觀衣錦之榮敝子又改為請致黃金之貲使題椽筆高揭水絢

贈蜀人陳定與赴李官選

同前

風警卧雪久如鄭老之冷官春水濯纓勿報山公之啟事自古京塵花衣不得者一日唐尉建鼓以求之我後子先時難機易鳥有飛而六翔亦在羸毛骨而買之千金况其生馬使由子胸

之粟即祖生着我鞭善孺子為室平久知其器大丈夫志天下何愛吾言

贈蒙古劉教千米

同前

擔簦負笈共知孝古之入官毀瓦畫墁自愧童蒙之求我弟子笑妻啼者在列從者溫糧絕而莫因長此安窮薄言往愬雖三年不至於穀但當求干祿之書然一日弗食則飢始見索枯魚之時乃為乞米之帖以代采薇之歌今盡蠲伊優亞尚亡志者訥龍那針刺薩惟所與之

贈同舍水後聚糧

同前

蓬居及溺我為東海之浮漚秋至啼飢又見西江之涸轆爾然甜粟已罄意者裹飯而來種豆之為其何以卒歲采薇之亦暮不如无生第欲一囊之知侏儒家以三食而適莽蒼舊時指稟與之與之辭今日叩門嗟來往來食土而至此誰不慨然

上梁文

南宮廟奉大成殿上梁文

元遺山商餘人之好問

伏以窮則變之則通聖人之道所以巨万世而无散庶而富之而教司徒之官所以敬五典之克從方屬靈臺偃伯之秋宜有厚序盈門之盛眷紫微之舊治肇清朝之新基繫改作之良難知落成之有在中國有詩書之教風以動之靡老思德化之成今其時矣敢竊闕宮之義以佐武城之歌

東

并邑弓刀變舊風孝悌力田從此始衣冠孔樂有儒宮

南

極目農郊露氣酣五亩樹桑明府教馬鳴无用說宜蚕

西

木鐸新声復鼓聲李館大亨知有日富足不用笑朝莖

北

草創古來顏黼色妙年令古經儒風子弟於今有於武

上

漢日鄉賢多將相儒林發藻廣川有李壁光芒三万文

下

經誦洋洋新美化朝家類歲鶴書求長吏今年應勸業

伏願上梁之後生徒石室常師蜀郡之文公永保廟廟絲不愧晉陽之尹鐸旁沾鄴郡共治文明

考亭書院上梁文

馮夢得

伏以闕里闡斯文之統緒垂三十二年考亭接正季之淵源恰六十載又新輪奐加惠佩衿共惟 太師徽國文公晦庵先生休

用大全明誠兩進以道接堯舜而三聖之道以心傳周程張諸子之心先大極而始後大極而終皆備於我由百世之下等百

世之上不易吾言真如泰山北斗以仰之所謂河圖洛書之在是惟滄洲之勝槩迺晚歲之卜居源頭之水不窮戶外之發常

蕭寂寥禾響寧无江漢秋陽之思蕭索竹枝誰繼風露夜繁之

聲茲蓋伏遇 植齋運判宝章大監望崇高嶺李派東家堂下

步趨魯壁歸乎金石絲竹眼前突兀將收拾乎樓棟棟梁開玲瓏之八窻屹堅高之數仞似但儼高房雕岳之勝抑將廣濶洛

閩河之傳相与講磨如乘警效溪山清遠緬懷千古之國曹雲漢昭臣增耀九重之大禮輒成善頌同奉脩梁

東

高山仰止我文公會得滄洲无限意百川奉海水朝宗

西 故家喬木 滙要齊野服 恂々笑談地 箇中喚醒幾人迷
南 一抹青煙宮碧嵐 借問開山公 案裡草齋曾向此 停驂
北 此去聚星亭 奈尺明河未落斗 復昂認取入心中 大禮
使星大作斯文倡 蒲室冷佩玉 緜々死似考亭初氣象
諸賢當識其大者 但將誠敬為入門 是亦聖人之徒也
伏願上梁之後 絃歌不絕 衣鉢相傳 寤寐千載之心 涵泳四書
之澤 君子之道 鸞飛魚躍 各遂性真 先生之烟山 高水長莫窮
教忠

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卷之四

全集

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卷之五

文類

小東

謝人寄文

高文大冊賜教甚寵 兼自誦之如游巫夢 如入周廟 如觀秦阿
亥 爰建章唐華清也 心目如洗 欲以半語強名之 无所麗勉 承
雅意見之 別楮然一髮何足為 千鈞重邪 元帙歸几 格容稟謝
又

某与執事如水 上萍風約之 偶相值耳 軒然洗霍玉 澆我年愁
此意何可忘也 著書兩屋 真欲卧余子 百尺樓下 微見眇忽 已
如身入武庫 但齋滿駭目 莫識各件 侯喜刘師 服輩服矣 他淫
佳晤

謝人寄詩

某昨者遊至華溪辱携古錦以贈投人渠不識弟傾塵柄之奇
寶有詩如此我何堪未竟蝸庐之陋幸懷雅好足張吾軍

又

某乃者辱高軒過固已得君有曉之間意清流激湍其來必遠
請所惠書刻知為忠商公家子孫嘗遊諸老先生而以詩筆洗
山塵者也敬款敬款

又

某方束書無戒行李時得詩幸甚云何至此膠三擾二之中今
亦不記前也庐山佳山水而主人翁乃猶未識面目儼然俗吏
安得筆床茶竈如畏時行春故事也

謝未和詩

某田家子浮沉里中与俗下相應孰惟日不足每辰既搜動之
字吟繹清新之篇為之灑然而莫之答也詩郵未返豈不孤雪
籬之花香滿牖前惟有凝時

謝人惠詩

陳華陽

某閑飲更窺偶以落花胡蝶作團打入竹根中來止亦坐忘忽
得詩整衣反簷朗誦三過如閑雲如流水冽然然渾造自滄
無人間一點煙火氣噴二某嘗言文理俱到詩之妙者君之謂
也彼但知益眉帶鬢而失其性情之真者陋矣不審吾兄以為
如何天氣差暖伏惟侍奉多福明當得面某奉啟草

謝人稱揚文章

某惟執事我輩人於文墨少所許可不自意俗下應酬之作偶
留音曾刻在無益政恐不滿西家施一笑耳鼻跡有慈願言揮
斤他日何知定吾文者乃出野匠之手也至禱

回陳教惠字

方秋崖

某老骨扶寒方踞磚煖然竹火而雪霰交下淒風冰人詩有如
山毛髮為立願視四壁空二有聲披戶視之乃吾所齋兩蛟
也驚喜道望少頃與微雲集于庭長哦以謝

謝惠碑

辱分刻碑所以愛我者至矣抑人有言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
賤特未知生之與死何如耳以某之鄙等作如是觀拜廢田庄
豈堪稱獨錄古可愛當時出督卷髮髻其近似也千感万謝
試中謝主文

谷求文集序

其治下之部細人不得與於斯文也執事出所有使品題之其
奚僭之敢然恐執事之不予諒也往名其間珠玉在前竟我形
穢无任主臣

請托小東活套

其拜覆一違于度慶轉斗杓馳系之私寢與在念即日附令台
侯動上多福

請人文會執事速化有道淑人多矣末歲欲登琴劍庶幾
得就炉鍾之化耳

邀大延師里間今歲請某人兒輩俱在講下欲扣令器同至席
幾與親傳約之誨

托人延師嗣歲兒輩未有師復聞某人博學善誘未嘗肯就否
得賜鼎言幸甚

唐人館客切陞嗣歲館席尚虛某人多問淵源教道勤謹猶蒙
招致拱俟报音

請人入齋比者屈致乃蒙特達極感某日稍佳已酒掃齋館拜
屈琴劍幸賜命駕

請同總人先生入齋矣幸持琴劍此來終歲全賴博約庶幾遂

麻允澤副此至願

納人東脩李生極有導誨致發良多其節甫臨輒有束脯若干
侑以前儀少寓謝忱輕微皇恐

請人論文簡冊埋頭往質蒙陋因閱其書其多疑難足下評研
奧妙能賜往教否

請人賦詩比真小阜諸界以珠玉謹用封呈擬求佳章止貴
泉石幸无我鄙也

請人書字足下書體道勁不減鍾玉頤以扁額借來揮灑銀鈎
鉄盃想不我吝也

邀人結課踏槐伊亦吾僑慶戰可无新工凝就其必會課敬當
拜屈能往教否

招人作文欲通其人啟應用非所長不敢強承解事欲煩大手
一揮幸无卻請

專人冒瀆方祈介注不宣其拜覆

谷從

其拜拜上履湯遠崇仍瞬息許時政以岩階重蒙賜翰恭審時
令台候福履方億某入事

請人會碌无庸乃蒙過所延以館席敢不遵命但負山之
蚊伏鶴之雞恐无所益耳

謝人延師幸生來歲從師之約敢不遵命九轉丹砂點石化金
明師及交後進幸甚

謝人延師館賓見委某人幸業誠後進我式即扣之已蒙允諸
乞示幸閱當為傳達

謝人館客承喻極感其文聞名久矣弟東脩輕鮮不敢屈致若
蒙肯就却申納幸甚

謝人入齋伏蒙台喻示及入齋之日即當浴墨書笥以承約束
待教有期預切欣躍

謝人入齋久不親誨正意每聞曲蒙洒祭之頒知有依栖之

地與其進也莫所願焉

回送東脩某終歲取擾初此補於今似正此意專介臨門列
珍下逮禮意俱優祗領以还未暑先汗

回請論文坐井无開正思博約伏蒙寵命雅合卑拙敬請高
頭將所撰以求開發

回請賦詩伏蒙寵教詩軸无米折匠布鼓雷明有所不敢嚴命
下逮自合勉承約束

回請書字名軒榜額誤辱索書弟恐无法之字徒為識者所哂
却當請見甄視可否

回請結課承約結課甚副所願惟是性所曾鈍正有賴於開明
去聲有期豈勝雀躍

回請作文伏蒙委命極感尊且敢虛辱謙請學強塞責敬錄以呈
差類不工幸加寬心

姑此以復伏乞澄照甚拜上覆

答不從

某拜拜上覆正切斗簷易承雲汗剝封疾誦慰浣巨量在辰時
令台候乃福景入事

回請文會茲蒙過听特有飯席之招極感弟先諾某人之約矣
有方台命不敢懷慚

回邀延師孺生深願親炙茲辱見邀至感偶已堅某人之約矣
有孤美意尚遲而謝

回請延師寵喻延置其人即造其門導以雅意抑稱已為他人
之所先矣方命恐悚

回薦先生師席之薦何幸子弟得侍其人教誨恨聞之晚已約
他人徒切悵快耳

回請用講伏家滄吉入齋自合即遵要乘偶以冗絆尚稽數日
方得潔已以進也

回請入齋仰承尊諭極荷予進偶俗務拘持撥置未能當別擇

今日齋宿求教也

回教東脩某戶位素餐方以為愧忽承東脩盛禮之貺何以請此不敢冒昧拜嘉

回請論文日因允鎖書心生塵忝辱論文之招弗及尊命亮唐之訥何以自逃也

回請賦詩寵示珠玉極感見教用發多矣所喻續貂无声敗鼓豈敢持過阿香哉

回請書字承有扁榜之喻謬札度不堪用也請屬妙手續當磨墨空題以謝不敏

回邀結課結課之命固願承教弟惟數時俗務牽制略不得休尚祈後日以請也

回托作文茲承不鄙之諭自合遵直寓意外有撓无暇思索倘可少緩當牽強也

占報甚然垂昭幸甚并代劄拜復

五卷終

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卷之六

辛酉

儒學門 文類

李記

靜江府李記

張敘夫

國朝李校編天下秦法以來所未有也桂林之李自唐大曆中觀察使李昌巽經始于郊而熙寧中徙于郡城東南隅乾道二年知府事張侯維又以其地湮陋更相奩堦得浮屠廢宮舊故始安郡始請于朝而迁焉侯以書來白願有以告于桂之士公惟古人所以從事於孝者其果何所為而然哉天之生斯人也則有常性人之立乎天地之間也則有常事在身有一身之事在家有一家之事在國有一國之事共事也非人之所能為也性之所有也弗勝其爭則為弗有其性弗有其性則為弗克若天矣克保其性而不恃其事所以順乎天也然則舍講孝其能

之哉凡天下之事皆人之所當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
際人事之大者也以至於視聽言動周旋食息至纖至悉何莫
非事者一事之不貫則天性以之陷溺也然則講孝其可不汲
汲乎孝所以明萬事而奉天職也雖然事有其理而著於吾心
心也者乃事之宗也惟人放其良心故事失其統紀孝也者所
以收其放而有其良也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理之所固存
而事之所當然者凡吾於萬事皆見其若是也而後為常其可
孝者求乎此而已嘗竊怪今世之孝者其所從事往往異乎是
鼓篋入孝抑亦思吾所謂孝者果何事乎聖人之立教者果何
在乎而朝廷建孝群聚而教養者又果何為乎嗟夫此獨夫之
思而已矣使其知所思則必竦然動于中而其朝夕所接君臣
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視聽言動之間必有不得而遁者庶
乎可以知入德之門矣公也不敏何足以啓告於人辱侯盛意
勉為之

白鹿洞書院記

呂伯恭

淳熙六年南康軍秋雨不時高仰之田告病郡守新安朱侯某
行抵陂塘並左山而東得白鹿洞書院廢址慨然顧其僚曰是
蓋唐李渤之隱居而太宗皇帝驛送九經俾生徒肄業之地
也書院創於南唐其事至鮮我太宗於汎掃區宇日不暇給
之際雖勸封殖如恐弗及規摹遠矣中興五十年釋老之宮圯
于寇戎者斧斤之聲相聞各復其初獨此地委於榛莽過者太
息庸非吾徒之恥哉郡雖貧薄顧不能築屋數楹上以宣布平
朝崇建人文之大指下以績先賢之風聲於方來乎廼屬軍事
教授楊君大瀆星子縣令王君仲傑董其事又以書命祖謙記
其成公竊嘗聞之諸公長者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厄孝
者尚寡海內向治文風日起儒先往三依山林即間曠以講授
大率多至數十百人嵩陽嶽麓雒陽及是洞為尤著天下所謂
四書院者也祖宗尊右儒術分之官書命之祿秩錫之扁榜所

以寵綏之者世備當是時士皆上質實下新奇敦行義而不偷
守訓詁而大鑿難李問之淵源統紀或未探究然其受和自受
采既有進德之地矣慶曆嘉祐之間豪傑並出講治益精至于
河南程氏橫渠張氏相與倡明正學然後三代孔孟之教始終
條理於是乎可考熙寧初明道先生在朝建白學制教養攷察
賓貢之法細條甚悉不幸王氏之學方興其議遂格有志之士
未嘗不歎息於斯焉建炎再造典刑文憲浸還舊觀關洛緒言
稍出於毀棄剪滅之餘晚進小生驟聞其語不知親師取友以
講求用力之實隱隱等陵節忽近恭遠未能闕程張之門庭而先
有王氏高自負聖之病如是洞之所傳習道之者或鮮矣然則
書院之復豈苟云哉此邦之士蓋相與揖先儒淳固懇實之餘
風服大孝離經辨志之始教由博而約自下而高以谷揚泚陵
開迪樂育之大德則於賢侯之勸學所無負矣至於考方志紀
人物亦有士者所當謹若李濟之遺跡固不得而略也侯於

是役重民之勞賦功已狹率損其舊十七八力不足而意則有
餘矣因廢始末其於當塗郭祥正所記者皆不書

江州濂溪先生書堂記

朱文公

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於由
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為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
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綸錯綜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
物散殊莫不各有固然之理而最其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
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是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闕夫
豈以古今治亂為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淳漓判合之不
齊人之稟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於人而
行於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决非巧智果敢之私所能億度
而強揀也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叙而孔子於斯文
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聖人於此其不我欺也審矣若濂
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欤不然何以絕之

及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蓋自周衰子孟軻氏沒而此道
之傳不屬更秦及漢歷晉唐以至於我有宋 聖祖受命五
星集奎寔開文明之運然後言之商者淳判者合清明之象得
以全付乎人而先生出焉不跡師傳默契道体建圖屬書彬極
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
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于一而周公
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當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而
不失其正如出於三代之前者嗚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
於此先生姓周氏諱敦頤字茂叔世家春陵而老於庐山之下
因取故里之號以名其川曰濂溪而築書堂於其上今其遺墟
在九江郡治之南十里而其荒莽不治則有年矣淳熙丙申滿
侯慈明與其通守官侯勝己始復休堂其地揭以舊名以奉先
生之祀而置侯又以書來屬公記之公愚不肖不足以及此獨
幸嘗竊有聞於程氏之學者因得伏讀先生之書而想見其為

人比年以卒并居無事常欲一泛九江入庐阜濯綬此水之上
以致其高山景行之思而病不得往誠不自意乃今幸其獲因
文字以託姓名於其間也於是竊原先生之道所以得於天而
傳諸人者以傳其事如此使後之君子有以觀攷而作邑焉是
則庶幾乎兩遂之志也云爾

衢州江山縣志記

朱文公

建安能者可量為衢之江山尉始至以故事見于先聖先師之
廟視其屋皆壞漏弗支而禮殿為尤甚因問其學校之政則廢
墜不脩又已數十年矣於是俯仰歎息退而以告於其長湯君
院請得任其事而一新焉湯君以為然予錢五萬曰以是經其
始能君則編以語于邑人之官學者多之乃得錢五十万遂以
今年正月癸丑始事自作大成之殿踰月訖以棟宇崇麗卓象
顯嚴位序丹青煇燭合禮能君既以復于其長合群吏率諸生
而釋菜焉則又振其餘財以究厥事列其門棟扁以奎文生師

之舍亦得其舊於是能君乃復揖諸生而進之使程其業以相
次第官告廣給絃誦以待邑人有識者皆嗟嘆之以為尉本以
逐捕盜賊為官向勉焉而不曠其事則亦足矣朝李內務官其
課之所急哉而能君乃能及是 其志与材為如何邪其時適
以事過邑聞其言則以語能君曰吾子之為是役則善矣而子
之所以為教則吾所不得而聞也抑先聖之言有之古之孝者
為己今之孝者為人一者之分實人材夙俗盛衰厚薄之所繫
而為教者不可以不審焉者也顧予不足以議此子之邑故有
儒先曰徐公誠顛者受業程氏之門人李與行高講道于家弟
子自遠而至者常以百數其去今未遠也吾意大山長谷之中
隘巷窮閭之下必有獨得之傳而深藏不市者為我訪而問焉
則必有以審乎此而知所以為教之方矣能君謝曰是則敬聞
命矣然此意也不可使是邑之人無傳焉願卒請入以識茲役
而并列之真不得而辭也因悉記其事且書其說如此俾列焉

既以勵能君且以示其徒又以告凡後之為師弟子而食于此
者使知所以自擇云尔

敬齋記

張欽天

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道之成則誠而天矣然則君子
之孝始終乎敬者也人之有是心也其知素具也音亂而欲汨
之紛擾泉元不得須臾以寧而正理益以蔽塞萬事失其統矣
於此有道焉其惟敬而已乎伊川先生曰主一之謂敬又曰無
適之謂一夫所謂一者豈有可玩而執者哉無適乃一也蓋不
越乎此而已嘗試於平君暇日深体其謂無適者則庶乎可識
於言意之表矣故嚴若愚雖非敬之道而於此時可以体敬焉
即是而存之由是以察之事 物 不得道焉涵泳不舍思慮
將日以清明而其知不蔽矣知不蔽則敬之意味無窮而功用
日新矣天地之心其在茲歟孝者會是而求入聖賢之門難矣
哉至於所進有淺深則存乎其人用力敏勇與緩怠之不同耳

吾友臨川吳仲樞志於古者將以敬名其所居之齋而曰勉焉於其行也書此以贈之蓋朋友相與警勵之義也

靜可書室記跋

徐進齋

予愛武夷佳山水且有佳友晚歲徙居焉登覽瑋景講學從予遊知其為人孝弟忠信天資近道聞詩書仁義之名言躍如也一日語予曰其愛程子云性靜可以為孝因各讀書之室曰靜可惟吾子一言以發之是為善事因進而語之曰孝者之於道能於其性之所近以求從入之門於道可至子性靜有志於孝誰曰不可合夫利欲闖進騷競馳逐者去道日遠苟能收斂此心輒偏向裏勿為外物所動則其本立矣故陳溪明道二先生發明為孝之要必言靜者以大本所當先也然伊川先生教人又用敬不用靜者以敬貫動靜該在用若只用靜恐都無事了又失大本當先之意故曰敬則自虛靜又曰靜中須有物始得必如是乃可言靜雖然靜謂之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

程伯子之云且以開孝者從入之門耳會其滯守其至則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聖人之於天道昭然無間然也夫孝之經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此古昔聖賢道學相傳之要旨請以三敬窮理為吾子勉他時隱屏有人曰靜可孝者顧不羨美哉

大正八年六月



大正八年六月

